

論匪俄會不會發生戰爭

呂 律

關於匪俄之間會不會發生戰爭問題，自匪所謂「文化大革命」以後，就有人不時談起，而在本年三月珍寶島事件以後，這個問題就甚囂塵上了。

這是一個可以仁者見仁與智者見智的問題，所以，在半年多的時間內，一直是在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狀態中。我們相信，假如匪俄之間既不以真實的全面戰爭作為證明，也不言歸於好的話，這個謎要一直猜下去的。

匪俄之間有什麼理由最後非出一戰不可，又有什麼理由可以斷定匪俄未必就會發生戰爭，現在僅就已發表過的和一般所知道的一些資料分別簡介於後。

匪俄難免一戰

認為匪俄難免一戰的，多半是外國報刊和觀察人，譬如：

一、美國「紐約時報」去年十一月初曾刊出該報編輯——曾獲普立茲新聞獎薩利斯勃雷所報導的一項消息，謂匪俄的分歧已經無法使用外交方法去解決，因此戰爭已難避免，隨時可以爆發。

二、美國「華盛頓每日新聞」本年五月廿二日刊載「倫敦快報」編輯史蒂芬自香港發出的一則通訊，認為匪俄在十年以內難免一戰。史蒂芬的判斷是根據林匪彪在毛共「九大」演講中迄未發表的部份，「林說，如果中國人民不能盡一切力量去擊潰蘇俄，將是對馬列主義和歷史有虧職責。西方情報專家們從林的演說中想到今後十年以內，中共與蘇俄之間將不可避免發生大戰。」

三、美國「西雅圖時報」本年五月廿九日刊載席爾一篇專文，報導蘇俄

作家西孟諾夫在「真理報」上撰文指出，匪俄的戰爭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席爾為了證明西孟諾夫主戰的言論不是私人的意見起見，特意指出：「在中共的軍事衝突發生後不久，西孟諾夫即前往烏蘇里江採訪，但是他的報導直到最近才發表，顯然這是經過克里姆林宮慎重考慮以後所作的決定。」

四、美國「紐約時報」本年七月六日刊載史蒂華發自香港的一篇專欄說：最近中共高級官員在廣州舉行一次祕密會議透露，第三次世界大戰將於十月爆發，戰爭將由蘇俄發動。

五、英國「泰晤士報」本年七月七日刊載馬克斯威爾一篇專論指出：「中共與蘇俄邊界糾紛的發展情勢，顯明是向一九六二年引發中（共）印邊界戰爭的情勢演變。」他認為：「雙方的緊張情勢與邊境衝突事件遲早會升高演變為戰爭。」

六、美國「紐約時報」本年七月廿九至卅一日刊載該報副總編輯薩利斯勃雷所撰訪問僞蒙一文稱，當他訪晤僞蒙頭子時，澤登巴爾表示：「他最關切的並不是風沙的威脅，而是今日籠罩整個亞洲心臟地帶一個緊迫可怕的老問題——戰爭會爆發嗎？」薩利斯勃雷說：「所謂戰爭，當然是指中共與蘇俄之間的戰爭，這一戰爭將比任何天然災害更兇猛，勢將燃遍整個亞洲，核子塵會使戈壁沙漠、滿洲平原和西伯利亞草原遭受荼毒，縱非全世界也要使整個亞洲慘遭浩劫，陷於連原始生活也將難以維持的惡劣地步。」

七、越南「西貢郵報」本年八月十六日刊載丹寧一篇專文稱：「自從布里茲涅夫提出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以來，北京方面暗示匪俄之間的戰爭，已迫在眉睫。」

八、美國「信使日報」本年八月廿二日的社論說：「蘇俄與中共一直在

相互激烈攻訐，許多局外人最初懷疑此項爭執也許是用以欺騙西方的詭計，但是此項推測現在幾已完全消滅。消息靈通的觀察家開始懷疑的，是這兩個共產大國是否會真的發生戰爭。外界觀察人員曾經認為，除非雙方的中央政治領導人有作戰的意向，兩國間的邊境不致發生真正嚴重的事件，現在，連此項看法也有人加以懷疑了。」該報認為：「兩國之間的戰爭，可能從有限度的戰爭開始，在連續空襲中以普通炸彈轟炸特定的目標區，但如戰事延長，便將有人強烈主張用核子武器解決了。」

九、美國「華盛頓明星報」本年八月廿九日刊載勞倫斯一篇專欄說：「真理報攻擊北京領導人好戰，并指控北京準備同蘇俄戰爭。」勞倫斯認為：「中共與蘇俄之間的磨擦，毫無疑問的是對今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如果中俄共之間的邊境衝突發展成大戰，全世界都要受到影響。」

十、「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本年九月十五日發表一篇文章說：「莫斯科已在國內外散佈了一種氣氛，蘇俄有與中共一戰的可能性。克里姆林宮對蘇俄人民說，他們認為中共危及蘇俄的安全，因此蘇俄將可能被迫一戰。」

匪俄不一定會發生戰爭

認為匪俄之間不一定會發生戰爭的，多半是我們本國報刊，茲以香港的工商日報和星島日報為例。

香港工商日報最膾炙人口的一篇有關匪俄戰爭的文字，就是去年十一月十八日發表的「蘇俄與中共非戰不可嗎？」社論。這篇社論并非絕對的認定匪俄之間永不會發生戰爭，譬如在社論的結尾部份指出：「……狗急尚知跳牆，蘇俄如果在忍無可忍之下，理論性的顧慮就會被情感代替，一旦失去理智控制時，它就會不顧一切而從事一場最大冒險的戰爭了。」不過這篇社論主要是討論俄共為什麼在「中共公開否定其莫斯科的領導權，而且對俄共極盡誹謗的能事，把俄共與美帝相提併論」的凌辱之下，「它卻伏首挨罵，不敢正面對中共採取任何行動。」該報認為有四大理由：

第一個理由，「就是照俄共的估計，中共無論在人力與物力方面，俱不能與東歐任何一個共黨國家等量齊觀。」「它如果以對南斯拉夫、匈牙利及捷克的方式對付中共，可能不會得心應手。」「而且可能因此而使共黨集團

進一步分裂。」

第二個理由，該報認為，除了「有若干共黨政權，一向是支持中共，儼然成為反抗俄共領導的集團」外，還有不少態度曖昧不袒護任何一方面的共黨，蘇俄因不願失去這些可能是未來盟友的共黨，所以「在對中共採取任何軍事行動之前，不能不先把利害考慮週詳。」

第三個理由，「是蘇俄如果對中共用武，這樣的軍事行動，在共產集團看來，不啻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征服』，此一罪名，莫斯科的統治階層絕對不敢擔當。」

第四個理由，「中國人民有一種抵禦外族侵略的傳統，不問侵略者是誰，外侮必須抵禦……如果蘇俄對中共用軍事手段鎮壓反抗……如此一來，蘇俄的軍事行動，反予毛澤東一個翻身的機會，使他能以此獲得中國大陸人民的支持，收拾已失盡的人心。」

香港星島日報，前後除發表「中蘇共不敢觸發大戰」（本年六月廿五日）、「倘或毛俄發生大戰中國人該怎樣應付」（本年七月十四日）、「對於毛俄戰爭的觀察」（本年八月廿八日）三篇社論外，併發表孫稼軒先生的「中蘇共大戰可能嗎？」（本年三月廿六日）、小鍊先生的「中共真不怕打核大戰？」（本年五月四日）、方博先生的「從邊境問題看中蘇之戰」（本年六月廿六日）、徐達文先生的「矛盾的產生和轉移」（本年九月十一至十三日）四篇專文。所有這些文章，差不多都認為匪俄不一定會發生戰爭，茲以其中兩篇的論點為例：

一、該報本年八月廿八日的社論「對於毛俄戰爭的觀察」認為，匪俄雙方都受到許多因素的牽制與限制：

「就蘇俄言，它的主要生命線仍在中歐，次為中東，遠東更屬次要。」「它可以放鬆狄托的別樹一幟，根本不理解阿爾巴尼亞的挑戰，相當放任羅馬尼亞在外交上的特立獨行，但到匈牙利宣佈走中立路線，捷克實行自由民主化，即不惜冒大不韙，脅以兵威，促其就範，正是深怕匈捷人民若放手做去，勢將感染到其他衛星國家叛離，甚至危及克宮統治。」「其次中東地區迫近蘇俄軟下腹部份，并鄰近黑海的出口……際此以阿風雲日亟之際，勢不能不以大力對付中東方面。」「現今適值東歐、中東多事之際，俄人決不願放手從事對中共的大戰。」

「至於中共，則內部問題更多。『九大』開成以後，至今各地黨組織未復，許多省份仍在大舉武鬥……」任何國家斷無內部不安而能從事撰外的。以是毛共現今也有不能一戰的苦衷。」

二、該報本年九月十一至十三日發表徐達文先生的「矛盾的產生和轉移」一文，主要討論三個重要問題，即（一）中蘇共邊境軍事衝突，究竟會不會演變成中蘇共的全面戰爭；（二）莫斯科會不會對中共進行大舉襲擊，以摧毀其核子設備；（三）莫斯科會不會對中共採取軍事干涉，首先建立所謂「邊境共和國」。據這篇文章分析都沒有可能，其理由如下：

（一）「無論事態怎樣的發展，中蘇共的邊境衝突，決不會演變為雙方的全面戰爭。」從雙方的互相指責可以看到雙方衝突次數是頗多的，但發生後，雙方仍是停留在外交上的「抗議照會」、宣傳上的責罵和示威性的遊行集會，顯然雙方都不願把局勢惡化下去，而至在行動上擴大成全面戰爭。」

（二）蘇共無論怎樣的嚇人，也不至於將中共核設備摧毀，要知道，中蘇共的核子實力，是距離甚遠的，以中共目前的情形，要追上蘇聯，決不是這十年內的事，因而中共的核子力量不會成為對蘇共的强大威脅……。「如果蘇共先行主動摧毀中共的核設備，它就會把戰爭深入到中國大陸的腹地，那時已不是可以控制的小規模的邊境衝突，而是一場全面的核戰，這將使蘇共在本國和世界人民面前承認自己是不折不扣的侵略者，它將難卸其挑起戰禍的罪責，從而把大陸和世界人民集中推向於毛林一邊，壯大了敵人的力量，這豈不是弄巧反拙嗎？」

（三）「儘管中蘇共之爭，從內部討論發展到公開爭執，從理論和意識形態的分歧逐漸演變成爲直接的軍事衝突，但蘇共仍不會利用軍事力量，以便在中共境內建立新的『邊境共和國』，以促成中國大陸內部出現一個新的領導層。」關於這一點，本文的作者提出下列四個因素，由於有這四個因素，才決定了蘇共不會去作此種「試探性行動」：

第一個因素，是「中國大陸無論在任何一方面，都和捷克處境有截然不同。雖然在蘇捷彼此力量極度懸殊下，蘇軍可以一夜之間控制了捷克局勢，但它仍不敢立即剝奪革新派全部權力……建立一個傀儡政權，而只是逐漸削減杜布西克權力和消除革新派派的影響。」在蘇聯未醫好侵捷所留下的餘痛的時候，它斷不會主動的再挑起另一個「傷口」的。」

第二個因素，「儘管中蘇存在着『中蘇友好互助條約』，但是這種『友好同盟』已名存實亡了……中共也不會受到這方面的約束……」如果蘇聯公然出兵新疆等地，就會把大陸人民推向毛林一邊，提高了毛林的地位，形成共軍新的團結，這無形中長了毛林的志氣，滅了自己的威風。」

第三個因素，「雖然黑龍江、內蒙和新疆等地少數民族，與接壤的俄境和外蒙的當地人民，在風俗習慣、文化和宗教信仰等方面有着許多相同之處，而且彼此有着一定的歷史關係……」如果蘇俄利用民族情緒，來煽動他們的反叛，就會對其邊境民族起一種連鎖反應作用，增加了蘇聯邊區共和國的離心，從而把那武裝支持的反毛活動，演變成少數民族聯合起來的反共鬥爭。」

第四個因素，「蘇共不可能利用王明或賀龍來領導這些『邊境共和國』。儘管王明一直被稱爲『國際派』，而且早期一度任過中共總書記，但他本身在中共從來沒有真正的權力基礎……」至於賀龍……即使在俄，他也不曾公開參與『邊境共和國』的活動。」以賀龍一貫的性格和背景，即使他反毛，也不致昏了頭腦，去做那現代的吳三桂。」

匪俄究竟會不會發生戰爭？

我們在介紹過外國報刊和觀察家們的看法——認爲匪俄難免一戰，和我國報刊（特別是香港工商、星島兩大報）的觀點——認爲匪俄未必發生戰爭之外，因爲我們所討論的戰爭是匪俄之間的戰爭，所以還應該就匪俄本身加以檢討，看看匪俄究竟會不會發生戰爭。

匪俄都是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它們所信奉的都是馬列主義，它們對於一個問題、一個現象的觀察、分析、研判以至最後的結論，習慣上離不開所謂「辯證唯物主義」。——這是我們人人都知道的。

若是照「辯證唯物主義」來說，匪俄的鬥爭（從內部的討論發展到公開爭執，從理論和意識形態的分歧發展到直接的軍事衝突），這不是別的，而是所謂「對立面的鬥爭」。這種鬥爭，通常是由兩種矛盾中任何一種而構成的。所謂兩種矛盾，就是「對抗性的矛盾」和「非對抗性的矛盾」。

「對抗性的矛盾」，就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國

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亦即敵我的矛盾。這種矛盾發展到一定階段時，依照馬列主義的教條來說，非用革命或戰爭才能得到解決。

「非對抗性的矛盾」，就是蘇俄這一類國家工人階級同農民階級之間的矛盾，兩個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也就是毛匪所謂的「人民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在它們的理論上不是用殘酷的階級鬥爭和暴力來解決，而是逐步和有計劃的改造各種引起這些矛盾的條件去解決。

然而，匪俄之間的矛盾是屬於那一種呢？是「對抗性的」？還是「非對抗性的」？

論理上應該是「非對抗性的矛盾」，因為它們信奉一個馬列主義，實行相同的社會制度，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實現共產主義，還有一個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這個看法不能算錯，起碼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是可以這樣提出的。——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毛共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十七年期間，雖然匪對蘇俄的關係從「一面倒」發展到內部的理論鬥爭，又從內部的鬥爭發展到公開辱罵，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尚未越出毛匪一九五七年二月所講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範圍，也就是它們之間的矛盾，仍舊是「非對抗性的矛盾」，而不是「對抗性的矛盾」。

「文化大革命」以後，匪俄之間就急劇的從「非對抗性的矛盾」轉變為「對抗性的矛盾」，也就是說，原先可以用改造各種引起矛盾條件的方法求得解決的鬥爭，發展為到一定階段非用暴力就不可能得到解決了。

我們回顧一下，匪俄之間的鬥爭，從「非對抗性的矛盾」發展到「對抗性的矛盾」，需時十七年的功夫，而它們的「對抗性的矛盾」從開始發展到非用武力解決不可的階段，祇不過三年光景。這三年（從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六九年八月）中間，毛共加給俄共的封號迭有更易，步步升級，從「現代修正主義」到「社會帝國主義」，又從「社會帝國主義」升到「新沙皇」。

這三個封號的發展過程是這樣的：

一、毛林集團於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是匪俄鬥爭發展中的一個新階段，也是由「非對抗性矛盾」轉化為「對抗性矛盾」的一個「飛躍」。俄共「現代修正主義」的頭銜，雖然在這以前已經叫了出來，但正式加封却是匪黨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公報。這個公報在指出「蘇共領導集團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背叛了偉大的列寧，背叛了偉大的十月

革命的道路，背叛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背叛了國際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革命事業，背叛了偉大的蘇聯人民和社會主義各國人民的利益」之後，鄭重的聲明：「全會認為，要反對帝國主義，就必須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中，決沒有中間道路可走。對於以蘇共領導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集團，必須劃清界限，堅決揭露他們工賊的真面目，不可能同他們搞什麼『聯合行動』。」最後並且加上一句：「我們一定要同全世界一切革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道，把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

二、去年八月二十日深夜，蘇俄聯合保、匈、波、東德四個共產國家的部隊實行對捷克武裝侵略以後，匪「人民日報」於八月廿三日發表「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總破產」評論員文章說：「蘇修叛徒集團說，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是『出於關心加強和平』，推行『歐洲和平的基礎』，這是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的強盜邏輯。當年，希特勒佔領捷克蘇台德區，今天，美帝國主義侵略越南，不都是打著『保衛和平』的旗號嗎？有其師必有其徒，蘇修集團的這套鬼話，不過是蘇修同美帝爭奪捷克的一種借口，不過是從帝國主義那裏揀來的破爛貨。」因此，這篇文章肯定說：「蘇修叛徒集團早已墮落成爲社會帝國主義。它同美帝國主義，正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一樣，既是互相勾結，又是互相爭奪。他們儘管也有着這樣那樣的利害衝突，但是在反共、反人民、反革命方面則是一致的。」

因爲「社會帝國主義」這個詞，是初次在這篇文章裏提出，所以該報在八月三十日以「什麼是社會帝國主義」爲題，作一個名詞解釋如下：「社會帝國主義，就是打着『社會主義』旗號的帝國主義。」「蘇修叛徒集團掛的是『社會主義』的招牌，幹的是帝國主義勾當。這次武裝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就是它的社會帝國主義醜惡面目最典型、最突出的大暴露。」

三、本年三月二日匪俄在珍寶島發生軍事衝突以後，匪「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在三月四日就提出「新沙皇」的封號了。它們在以「打倒新沙皇」爲題的社論中先說：「三月二日，蘇修叛徒集團武裝部隊悍然侵入我國黑龍江省烏蘇里江上的珍寶島，開槍開炮打死打傷我中國人民解放軍邊防部隊人員多名。這是蘇修發動的一次極爲嚴重的邊境武裝挑畔，是蘇修製造的一次瘋狂的反華事件，是蘇修社會帝國主義豺狼本性的又一次大暴露。」

接上來說：「蘇修叛徒集團不斷武裝侵略我國領土，製造邊境事件，這
個事實又一次使全世界人民看清，這一小撮叛徒是徹頭徹尾的社會帝國主義
者，是地地道道的新沙皇。」

當匪俄之間的矛盾發展到這個程度的時候，於是林匪彪在毛共所拼湊起
來的「九大」上作報告時，乃斷言「……當代的世界存在着四大矛盾：被
壓迫民族同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矛盾；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國家內部
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帝國主義同社會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帝國主義
各國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國家同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這
些矛盾的存在和發展，必然要引起革命。」

林匪所提出的四大矛盾，要從最後一句話「必然要引起革命」上着眼，
毫無問題都是「對抗性的矛盾」，也就是敵我的矛盾，這種矛盾最後要通過
暴力才能得到解決。所謂「革命」，不過是戰爭的別名而已。在這四種矛盾

之中，匪俄的矛盾，顯然是最後一種——社會主義國家同帝國主義、社會帝
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匪以「社會主義國家」自居，而把蘇俄封為「社會帝國
主義」，與真正的帝國主義并列，其最後必須用戰爭解決問題，已屬毫無疑
問。不然的話，林匪彪在「九大」作報告時也就不必說：「我們要作好充分
準備，準備他們打，準備他們早打，準備打常規戰爭，也準備打核大戰」了
。

匪俄之間的鬥爭，從「非對抗性的矛盾」發展為「對抗性的矛盾」，就
它們所奉為經典的唯物辯證法來說，是一種「飛躍」，而「對抗性的矛盾」
發展到戰爭，也是一種「飛躍」。列寧說過：「有些飛躍能够迅速實現，有
些飛躍则需要細致的工作，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所以，匪俄之間的戰爭將
在何時爆發，這是不能預言的，要視其鬥爭的發展而定。

新書出版預告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印行

野坂參三與毛共

對日共與毛共結合史實之剖視
SANZO NOSAKA AND MAO TSE-TUNG

發行人：吳俊才
著者：張棟材

第一章 序論
野坂與俄共、毛共之淵源

第二章 野坂的出身及其性格
野坂在延安的第三國際派其赴延安之企圖

第三章 野坂和毛澤東以及其他人的個人關係
野坂回到了戰後的日本

第四章 野坂回到了戰後的日本
野坂和毛澤東以及其他人的個人關係

第五章 野坂的親毛共言論
野坂受批判的真相

第六章 野坂的五年地下潛伏期
野坂的五年地下潛伏期

本書凡十五萬言，廿四開本，中、英文合訂平裝一冊，每冊定價新台幣肆拾元（航寄另加郵資），預定於十
月下旬出版，讀者可向台北市中正路一七九五號六樓本所出版組或以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三四三六號預約洽購。